



美国最佳年

詹姆斯·莫罗

科幻

小说集

续集

远方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美国
最佳
科幻
小说集

最佳

科幻

小说集

一九九七年美国最佳 科幻小说集 (下半年卷)

[美] 詹姆斯·莫罗 编
张玲 黄勇 译

远方出版社

1997 年美国最佳科幻小说集

Nebula Awards 8

Edited by James Morrow

原版权归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协会所有，经台湾
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代理，远方出版社
拥有该书中文简体版独家出版发行权

责任编辑：赵志忠

装帧设计：康笑宇

1997 年美国最佳科幻小说集

[美] 詹姆斯·莫罗 编

张玲 黄勇 译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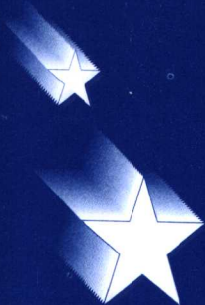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财经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16.25 字数：33 千字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80595-152-7/1·177 定价：19.80 元



即使是女王

丹尼去火星

物质的消失

七月病房



列农的眼镜片

穆罕默德山脉

维恩地之谜

生活，一只闪闪发亮的玩具拼图猫

真实之城

编者序

对于深谙基督教教义的中世纪游吟诗人来说,获得星云奖毫无意义。在你通往天国的路途中,谁会去在乎一块仅值十七英镑的路撒特铜块?但在现代,不仅是对运动员,战士,政治家,科学家,还是学者,特别是对学者来说,都意非寻常。简言之,信仰年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这个年代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奖——普立兹奖,帕斯卡奖,波普哈兹奖,奥斯卡奖,托尼奖,雨果奖,艾迪加奖,诺贝尔奖,美洲杯奖,超级保龄球奖——只有少数实习生因自身条件的限制而不那么垂涎那些奖。

物理学家爱德华·哈里森在他著名的历史学著作《宇宙的面具》中讨论过这一问题,颇令人省思,哈里森这么写道:

自然神论者信奉的是地球上的后裔及宝贵的回忆,而不是天堂里的公正与珍宝。后世的判断,我姑且称之为不朽生命的法老原则,已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

“被人议论功过的国王不会死。”西索斯切斯一世记录道,萨特摩斯三世则把它刻成碑文置于圣坛上,“因此,他就能长生不老。”自然神论者,诸如公元前两千多年前的埃及法老,相信永恒不在另一个世界里,而存在于未来后代的记

忆里。

法老的永恒论在现代社会里已被广泛接受。古罗马的辉煌已成为一个谜,它的地理荣耀,嘉赏,及充斥这个城市的艾米奖,不断向前发展而日益繁盛,在后世人的心目中成为权威。伟人身死之后,讣闻到处散发,被写成人物传记,塑成纪念碑,铸成纪念章。这样,它们的记忆被保存下来了,从而得以永恒。

没有渴望与激情是很难读懂上面的词句的。一座艾米奖就是一曲古罗马的悲哀史,哪怕是艾米奖仍真实存在着,然而古罗马已不复存在。的确,很多时候,宗教舆论的沦失被证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如此的令人难以忍受以致于科学随之而兴起,这在西方得以证实,它埋怨过科学评论,却又热忱地投身于它的怀抱中。那些评论的作者,他们的社会经历是绝然不同的——近几十年来,在现代社会涌起形形色色的非议,艾文·伊利奇,沃克尔·普西和拉维斯·马姆福特称它们是吉尔米·拉弗金的毫无内涵的垃圾食物——但是,在有些方面或多或少有些相似。至于有关科学的评论,这只伊甸园的苹果,在几个世纪以后终于成熟了,落在艾萨克·牛顿视野里,落地生根发芽,期待第二次的成熟: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无知越来越少,顺利地认识了这个世界。

中间的有关科学的部分论断,我认为,与讨论的这个问题有很大的联系。一个机智的科幻故事告诉我们的有关科

学领域的博深与无知要比书本深刻得多——象最近的那本畅销书，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幸福体会，理性的，经验的——布尔亚·阿普亚德的《现代认识：科学与现代人的灵魂》。这只是我的观点，而非号召；它是个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报告。细读第本局星云奖的决赛目录单，相当神妙。这些著作的形形色色的主题或含蓄或明确地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科学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汇合本局星云奖的作品，无意于分析并展示我们能从那些作品中获得多少启迪。《现代认识》仍未在亚特兰大通过，反正吉尔米·拉弗金已无法激怒我。而，事实是，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假选人，在他们的新作里，都有一些有关自然科学的偏激之处。

比如说，格雷格瑞·本德福的《物质的消失》，阐述了科学的内涵——它的光辉与它的局限性——其学识使阿普亚德和拉弗金为之相形逊色。S·N·戴尔的《七月病房》深刻而又沮丧地讲述了医生们的过失报告。类似的，金·斯坦利·罗宾逊的《维恩地之迷》分析了，像其他人一样，科学家们是怎样变成在内心深处乞求别人的恶作剧的。

南希·克兰斯的《穆罕默德山脉》警示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种族灭绝的残忍景象。迈克尔·比什普的《生活，一只闪闪发亮的玩具拼图猫》揭示了精神病患者介于以假乱真的疯狂的罗曼蒂克观和医学上的精神学释意间的不为人知的一面。在《列农的眼镜片》一书中，保罗·D·菲利普戏剧性地讲述了一个很遗憾地为阿普亚德及他的学生们所忽

略的事实：科学从来不会告诉我们——重要的是，不是推测地告诉我们——有关灵魂的一切。

有三则获奖作品被选在这卷书里，各有特色，平分秋色。帕姆拉·沙吉特的《丹尼去火星了》巧妙地讽刺了我们的公众人物，不久前的前任副总统的骇人的科学盲。康妮·韦勒斯的《即使是女王》一个记录那些指控医学治疗事实上就是一种对人体的摧残压抑的故事（他们甚至将盲目崇拜自然作为一个内在的需要）。在《真实之城》里，作者以传统的手法但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心智与生理状况相互牵制相互作用的现象。我认为，暗藏在伪科学的新时代里的危机，其危害性并不亚于原来的教育主义旧时代。

这是我最后一次编辑星云奖系列了，我们想感谢那些协助此项工作得以顺利完成的人：我的妻子，詹妮，她负责校对；我的上一位前任编辑，乔治·柴布罗斯基和迈克尔·比什普，他们无私地提供了他们的心得；及我的另一位编辑，约翰·拉兹威茨，他使得我不致于把那些故事与事实混淆起来。若说我为这几届星云奖的读者开阔了知识面，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首先得归功于几十位作者的文集，汇集成了法老的永恒论，然后我过去三年的努力才会得以永久流传。

詹姆斯·莫罗

于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

译者序

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译出了这部荟萃“星云奖”作品的集子。本书由美国著名的编辑,也是著名的科幻作家,詹姆斯·莫罗所编。看过《一九九六年美国最佳科幻小说集》的读者,对其编辑风格就不会感陌生。因此,在本书中,读者看到的也将是同样的美文。

回顾科幻小说的历史,我们发现,科幻小说已经进入了一个人文科幻的时代。集子的获奖作品,不再仅仅以科学、幻想、时空差距来吸引读者,它们更多地涉及到人性最深处,剖析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启迪我们的思索;本文集的另一大特点是结合了科幻和边缘科学。科幻小说总是走在时代的前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暗示了科学发展的方向。

译者要大力向读者推荐的几篇作品是本文集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几篇。

本文集中最长的一个故事是由詹姆斯·莫罗创作的《真实之城》,这篇小说是从他的一个短篇扩展而来的,它描述了人性关于真实和谎言之间的斗争。说实话是正确的,但是说实话的目的如果不是为了坦诚而为了刺伤别人的感情,那又当如何呢?诚实是件好事,但是如果主人公的儿子

快要死去,是应该告诉他真象呢还是应当对他隐瞒?作者在这里营造了一个只能说真话的氛围,在这座城市里,主人公应该如何面对这一切呢?而他最终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创作《七月病房》的是一位兼职从事科幻小说写作的女医生,S·N·戴尔,作为一名内科医生,她对《七月病房》的描写形象、逼真,七月病房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方?作者告诉我们,这个地方“所有的医生都知道,但是没有任何人会提起。”那么,在七月病房中究竟发过什么神秘的事件?看完这篇短篇科幻,你会深深地思索:世界上是不是真的存在这种病房呢?

《物质的消失》,描述的是物理学家的生活。格雷格瑞·本福特在一九九四年以《如果星辰都是神明》获星云奖。其文笔细腻,文风优雅,在《物质的消失》中得到了社会的体现。世界由物质组成,物质不会消失,——人们笃信着,但是在印度,在物质存在了 10^{34} 年之后,质子生命周期衰竭了,什么事发生了呢?

《生活,一只闪闪发光的玩具拼图猫》,这篇小说的名字是这个集子中最长的,它的作者迈克尔·比什普曾以中篇小说《复活》获得了星云奖,这部作品手法独到,风格奇特,主人公人格有点病态疯狂,但作者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也是他最偏爱的作用,看完之后,你就会知道原因了。

本书的作者们丰富的生活经历为这些作品提供了深刻的底蕴,以生动的语言从心理学、未来学等角度创作了一个

译者序

个科幻故事,我们尽自己绵薄之力,向中国的读者引荐这一部集子。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指正。

译者

一九九八年一月

科幻小说难登大雅之 堂吗？

约翰·克鲁特

【作者简介】一旦看完，普通的硬面书只能是堆置门背后。而最近出版的《科幻百科全书》第二版，由约翰·克鲁特和彼特·尼切斯主编，将打破这一顾虑。当然，它的畅销不在于它会成为某种权威的参考。这本书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令人咋舌的广泛知识面及其场面宽宏广博。

约翰·克鲁特自愿协助编辑这本《科幻百科全书》。三十年来，他已成为一个大众文学的热心传播者，真实地展现了科幻领域的风貌，时而令人兴奋，时而令人恼火不已，但总深具教育意义。故而，许久以来，他一直被认为是“目前最优秀的科幻评论家”。

作为英国最著名的科幻杂志，《中心地带》的奠基人，克鲁特还是评论周刊《基石》的评论主编。他的作品曾刊登在《欧尼姆》，《泰晤士报》的书评周刊及《纽约时报》上，《华盛顿邮报》及其他一些期刊上。他的散文集《拼击》于1989年出版。

说变得越来越容易。混帐！我生活在无精打采的 90 年代，沿着覆满碎石的山坡下滑。臭氧层耗尽了。全球变暖了。乱糟糟的一团。我指的是来看看我们珍贵的科幻梦想吧，在这里世界变成了荒漠。上帝抛弃了亚历山大城。这个领域会朝哪儿发展？所有的未来的一切都不会梦想成真吗？成百万的儿童是那么地愤世嫉俗，有谁会接受我们古旧迂腐的观点呢，我们不能理解他们，他们的语言，他们藏在衣袖里的刀子及他们为我们所设想的死亡方式。祈祷随之而逝，而又有谁会怀疑它的真实性，我们继续向前进，日益裸露的太阳刺痛我们的双眼，进入一个新纪元。没有人愿意违背自己的本能，即使是看了现有科幻小说中的形形色色的主题思想，很单纯地，我们也不会去想象世界末日到来的情景，而等一切都已发生要闪避时已为时已晚。

虽然科幻小说仍很畅销，但其风格显然已陷入了穷途。我，跟他们中的一些一样，认为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里，旧式的科幻小说已陷入这么一个老套——总体上而言不够成熟——因消费者的怀旧情绪而存在，以致于杰克·威廉一手协

助创立的科幻格式僵硬死板得如毒药化石。科幻,从产生,热心投入到不断创新,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之久,似乎就是一个诅咒新事物的过程。尽管科幻小说依然风弥盛行,那些继续从事创作的作者已鲜有新的拓展。所出版的科幻小说,大部分只是工业化的冷冻食品,半创作半抄袭,尝起来味同从千千万万自动贩卖机的投币孔里掉出来的塑料装热狗。

另一方面,也许这是一种赎救风潮。试想想在那场大冰川中,在我们的绿色地球上发生了什么事,致使恐龙灭绝(很不幸,迄今仍未有任何事实可证实这种猜测的论断)。哺乳类动物(神所庇护的)又发生了什么事呢,突然之间,这又是一场新的球赛。恐龙也许已经存在了千百万年了,在六月里它们以停止净新陈代谢而不是燃烧掉热量来保持它们巨大的体积,而且它们的认知能力与社会化能力极低。它们呢,但是不会做饭。哺乳动物(我也是)是动物王国的主流动物,恐龙与哺乳动物两者间的区别如同玛莎与玛莎·拉普兹之间的区别。也许习惯于将科幻小说从其他可能获奖的故事中单独分离出来是很了不起的。那些在今天风弥一时的优秀科幻小说,换句话说,就像是马萨索克中部的悍妇的口角:它无所不包。

不过短短几年里所写的各类篇作中,我认为,并非全都是无诚意的敷衍。对各类科幻小说日益高涨的钟爱度表明,作为读者,我们需要跳出呆板停滞的老套去寻找新的刺激;我们希望创作风格有所创新。我认为,传统的科幻小说

似乎已成为曾经的辉煌,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现在,那一时刻已远逝。似乎是,在本世纪越早从事科幻创作的人,他的风格表达越清晰,不能够吸收旧式科幻小说中的许多成功之处:我们所紧紧抱住不放的古董的未来历史,犹如腐木上的猴子;地区种族沙文主义,促使人类把整个宇宙,划分成不同的帝国,如美国西部的西进运动——一种沙文主义,在促使科幻小说忽视地球革命的同时,它的创作风格却暴露出了它的一无所知,显而易见,它应该努力地作出一个解释,因此,我认为,科幻领域需要对外联姻,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能量和知识,像它教给我们的一样,如何超越自己的身体,像爱尔兰移民逃避土豆饥荒一样如何去移入其他地方。就是说,科幻小说需要把自身重新创作成寓言系列,事实上(我曾经说过的)科幻小说可以认为就是关于宇宙的寓言。这个论点(无须告知我)夸大描述了这个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在今天,把宇宙问题当成是一种策略问题会更好些,一种继续存在于下个世纪的有价值的文学创作策略,继续天天想办法以增加其分量,但是,我们马上就感到饿了。我们没有旺盛的新陈代谢。我们必须再次遐想宇宙,否则我们不久就得吃我们自己的三围了。

1997 年英国大约出版 700 本各种各样的想象文学作品——其中主要是科幻小说,神话和恐怖小说——其中大约只有 200 本至 250 本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之中大约只有 30—50 本书值得一读,这之中大约只有三五本会流